

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

单述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韩 巍

摘要: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述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关键词:西周;青铜器铭文;单述诸器;习惯用语;断代研究

2003年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西周单氏家族青铜器窖藏,一经公布立即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至今仍不断有新作发表^①。由于该器群中两组述鼎的高纪年(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以及述盘铭文中单述之父“龚叔”曾辅佐“刺(厉)王”的记载,多数学者均同意将单述所作诸器视为宣王晚期的标准器^②。关于此器群在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中的重大意义,学者已有不少论述,但大多是从人物系联、金文历谱以及器形纹饰等角度着眼。其实单述诸器铭文中的一些习惯用语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这一年代明确的基点出发,联系同时代铭文中的类似用语,加以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仅能够深化对金文习语发展规律的认识,对铜器断代研究也会有很大帮助^③。

所谓“习语”,大多是一些空泛的“套话”,其中最多的是作器者对祖先或周王的赞颂之辞、周王对臣下的褒扬勉励之辞以及作器者的祈福之辞。前两者多出现在铭文中间,后者一般在铭文末尾,通常被称为“嘏辞”。这类用语的高度形式化使其可能在不同人物、不同背景的铭文中被反复套用,形成一时之风气,因此对断代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早在铜器断代奠基之作《两周金文辞大系》中,郭沫若先生就将“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作为断代的“参验”标准之一^④。时隔不久,徐

收稿日期:2008-07-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7JJD770091)

作者简介:韩巍,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871)在站人员,博士,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①该窖藏铜器资料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局、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相关研究论著近年已有数十篇之多,在此不能备举。关于器主之名,学者或释为“述”,或释为“述”,或读为“佐”;笔者暂从李零等先生说,释为“述”(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述诸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

②除“述”之外,窖藏铜器铭文中的器主还有“单五父”、“叔五父”、“单叔”。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几个称谓实为同一人,“杨家村窖藏青铜器(孟除外)应属宣王后半,与铭文纪年是吻合的”(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年第6期)。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看法。

③1985年在杨家村窖藏附近还曾发现一铜器窖藏,出土甬钟10件,铙3件(另有5件钟流散海外),参看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铜乐器》,《文博》1987年第2期。其中4件甬钟为“述”所作,铭文与述盘非常相似,所叙应为同时之事,作器时间亦应接近。因此本文讨论的“单述诸器”包括两套述鼎、述盘与述钟。另外,本文重点不在字词的考释,这方面的疏漏亦请读者鉴谅。

④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以下简称《大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中舒先生撰成《金文嘏辞释例》一文,专门对两周金文中常见的“嘏辞”做了系统的搜集、分类与考释,他颇有见地的指出:“嘏辞为具有大众性之语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格,一地方有一地方之范式……故此等语言,在铜器研究上,亦可为粗略的划分年代或地域之一种尺度。”^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系列文章中经常对金文习语加以归纳利用,例如他指出“世孙子”一语多见于恭懿时期之器,“乃一时通行的短语”,“拜稽首”之词自康王至西周之末皆通用,而懿王时始有“拜手稽首”与“拜手稽手”之称等等^②。近年来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不断深入,但很多学者仍然十分注意铭文习语在断代上的作用。例如彭裕商先生就特别强调金文中一些常见词语及句式的时代性,并将其与文献互相参证,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③。由此可见,在断代研究中以铭文习语作为参证,是一种颇具传统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述盘铭文的前半部分是以单述的口气追述历代先公及其所辅佐之先王的事迹,后半部分则以“王若曰”开头叙述天子对单述的册命,其中亦有天子对单氏先祖的褒扬之辞。述钟铭文通篇皆用单述的口气叙述,可看作述盘的“缩略版”。两套述鼎铭文都只记录周王对单述的册命,其中褒扬单氏先祖的部分与述盘大致相同。在这些连篇累牍的颂赞、褒扬之辞中,有很多用语都出现在时代相近的铜器铭文中,有些完全相同,有些则略有差异。为节省篇幅,便于比较,笔者选择其中一些最为常见的用语列表1:

表1 单述诸器与时代相近的铜器铭文中所共见的习语

单述诸器习语	同类用语	所见铜器
克幽明厥心 克睿明厥心 (述盘、述钟)	克明厥心	癸钟乙(247 ^④)、师望鼎、秦公钟(262)
	息愷厥心	大克鼎(2836)
	敬明乃心	师询簋(4342)、壘盨(4469)
	启厥明心	戎生编钟
克明愆(慎)厥德 ^⑤ (述盘)	克慎厥德	井人妥钟(109)、梁其钟(187)、番生簋(4326)
	慎厥德	师望鼎(2812)
	淑慎厥德	大克鼎(2836)
夹召先王,舜(恭)勤大命 大命(述鼎、述盘) ^⑥	述匹先王,舜(恭)勤大命	单伯旻生钟(82)
	尹辟厥辟,舜(恭)勤大命	毛公鼎(2841)
	召匹晋侯,用龚(恭)王命	戎生编钟
柔远能迓(述盘)	柔远能迓	大克鼎、番生簋

① 参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63页。

②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8、224页。

③ 参看彭裕商:《金文研究与古代典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以下简称《综研》),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6-17页。

④ 按:此为《殷周金文集成》著录号,下同。

⑤ “愆”字旧多释为“哲”,近年陈剑先生释作“慎”(《说“愆”》,载《简帛研究二〇〇一》上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其说可从。

⑥ “舜”字旧或释“劳”,或释“勋”,或释“恪”,证据皆不足。董珊先生认为“舜”字乃从“収(拱)”得声,述鼎、述盘的“舜勤大命”、“有于周邦”应读为“恭勤大命”、“有功于周邦”(《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新出柞伯鼎铭文称“乃先祖周公繇有共于周邦”,朱凤瀚先生亦由此指出“舜”字乃从“共”得声,在这种句式可读为“功”(《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按:戎生编钟铭文有“用龚(恭)王命”,文例与“舜勤大命”相近,可为佐证。

表1所列诸器中,年代最早的是厉王时的癸钟,而师询簋^①、望盨、毛公鼎、大克鼎、番生簋、井人妥钟均可定于宣王时。师望鼎和单伯昊生钟亦是宣幽时器^②。戎生编钟铭文可与春秋初年的晋姜鼎相联系,李学勤先生将它定在晋昭侯六年(周平王31年,前740年)^③,其说甚是。秦公钟的作者,学者多认为是秦武公(前697-678年在位),而春秋秦器较为保守,无论器形、纹饰、铭文字体及文体皆沿袭西周晚期遗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表1所列举的习惯用语大致起源于厉王时期,在宣幽时期最为流行,其影响及于春秋早中期。

单述诸器颂赞用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见叠音词,如述盘有“往谏谏”、“穆穆赳赳(翼翼)”、“赳赳(桓桓)克明慎厥德”,述鼎有“穆穆秉明德”等语。“穆穆翼翼”一语又见于梁其钟,戎生编钟的“赳赳(桓桓)赳赳(翼翼)”与“赳赳穆穆”、秦公簋(4315)的“刺刺(烈烈)赳赳(桓桓)”等用语亦与之类似。与“桓桓克明慎厥德”、“穆穆秉明德”相似的用语,有“穆穆克明厥心”(师望鼎)、“穆穆克慎厥德”(番生簋)、“穆穆秉元明德”(虢叔旅钟)、“穆穆秉德”(井人妥钟)、“穆穆帅秉明德”(秦公簋)等等。此外,“穆穆”、“桓桓”等词语也常置于先祖考称谓之前以作定语,如禹鼎(2833)称“丕显桓桓皇祖穆公”,大克鼎称“穆穆朕文祖师华父”等,而虢季子白盘(10173)称“桓桓子白”则是器主的自夸之辞。早在穆王时期的戎方鼎铭文(2824)中,已出现了“用穆穆夙夜尊享孝绥福”的语句,但直到西周中晚期之际,叠音词的使用才开始普遍起来。除禹鼎外,厉王时期的癸钟铭文(246)亦有“癸桓桓圣赳”之语^④。

西周晚期铭文中另一类叠音词是拟声词,目前仅见于三器,均为编钟:

1. 述钟:用作朕皇考癸叔稣钟,鎗鎗息息,雉雉雍雍
2. 梁其钟:用作朕皇祖考稣钟,鎗鎗总总,缺缺雍雍
3. 鞅钟(宗周钟):王对作宗周宝钟,仓仓息息,雉雉雍雍

以上三篇铭文中的拟声词,均位于作器之辞与赅辞之间,用以形容编钟声音之悦耳,其格式与用字也完全相同,显然是一脉相承而来。梁其钟与述钟年代相近,鞅钟则为厉王所作器,可见这类拟声词最早也是出现于厉王时期。四字一组且双声叠韵的拟声词出现于编钟铭文中,应该与音律的发展有关;而其他叠音词的广泛流行也恰在此时,很可能是受到前者的影响。春秋初年的戎生编钟铭文曰:“用作宝协钟,厥音雍雍,鎗鎗鎗鎗,琅琅雉雉。”基本沿袭了西周晚期同类用语的形式和用字,而类似的用语在整个春秋时期的编钟铭文中都很常见。

在宣幽时期金文颂赞用语中还常见“曷纯亡(无)斁”一词^⑤,虽然在单述诸器铭文中没有出现,

① 关于师询簋,郭沫若最早将其定为宣王元年器(《大系》,第139-140页);李学勤先生最初亦从郭说,将师询簋定为宣王器,后出之十七祀师询簋定为厉王器(《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0页)。其后不少学者主张将师询簋定在西周中期恭懿之际。近年李先生也改变观点,将师询簋和师望鼎改定为恭王器(《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文物》2000年第5期)。不过彭裕商先生仍支持李学勤早年之说(《综研》,第16-17页)。笔者赞同彭裕商说,具体理由请参看彭书。关于师西、师询诸器的年代和先后关系,笔者有另文专论。

② 过去学者多将师望鼎定于西周中期懿王前后。彭裕商先生首先指出,师望所作铜器带有强烈的晚期色彩,其年代不应早于厉王(《综研》,第423-425页)。笔者曾就彭说进一步论证师望鼎及簋、盨、壶等器均属西周晚期偏晚即宣幽时期(《周原强家西周铜器群世系问题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郭沫若曾将单伯昊生钟定为厉王器,彭裕商先生亦同此说(参见《大系》,第118-119页;《综研》,第422页)。但在杨家村窖藏出土之后,学者多认为述盘铭文中的五世祖“零伯”就是扬簋(4294)、裘卫盃(9456)的“单伯”,活动于恭懿时期,亦即单伯钟的作者。唯曹玮先生认为单伯昊生钟定于西周晚期更合适,或为单述本人作器,甚至更晚(《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第65页)。按:曹说有理。笔者亦认为单伯昊生与恭懿时期的单伯(零伯)绝非同一人,很可能是单述之子,故应在幽王时期甚至更晚。

③ 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文物》1999年第9期。

④ 井人妥钟铭文曰:“妥充充圣赳处宗室”,文例与之相同。

⑤ “曷”字过去常被释为“得”,但其下部偏旁实为“毛”而非“手”,释为“得”不妥,但目前尚无合适的说解。

但见于大克鼎、师望鼎、虢叔旅钟(238)、梁其钟、饗鼎^①等器。此外,井人妥钟铭称“曁纯用鲁”,兮甲盘称“休亡(无)敢”,亦是此语之变例。恭王时期的墙盘铭文(10175)在颂赞其“文考乙公”时,使用了“曁纯无諫”一词,可视为“曁纯无敢”的前身。孝夷时器师道簋铭末跋辞有“用勺曁纯盃(和)亘(恒)命灵终”一句^②,新出之五年珣生尊铭文亦曰“用祈通禄曁纯灵终”^③(其纪年应为宣王五年);在这里,“曁纯”的意义应该和“纯鲁”、“纯祐”等词语接近。从现有资料看来,“曁纯无敢”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用语,其出现亦不早于宣王。

四十三年述鼎记录周王对单述的命辞,有“毋敢妄(荒)宁,虔夙夕衷雍我邦小大猷”之句。与之最为接近的是毛公鼎,云:“汝毋敢妄(荒)宁,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另外师询簋亦曰“命汝惠雍我邦小大猷”,以下“毋敢不斐不型”、“毋敢不中不型”等语近似于牧簋(4343)“毋糞囊,糞囊唯有宥纵,乃攷(侮)鰥寡”近于毛公鼎,“用作余我一人死(怨),不肖唯死”近于墜盨,学者已多指出。除牧簋可早到孝夷时期外,其余亦均为宣王时器。

册命铭文中命辞之后往往是受命者“对扬”天子“休命”之语,单述诸器均作“述敢对天子丕显鲁休扬”。这种句式较为特殊,是将“对扬”两个连用的动词拆开,而将“扬”字置于句末,这样的例子以往的西周金文中仅四见,即:

1. 善夫克盨(4465):克拜稽首敢对天子丕显鲁休扬
2. 虢叔旅钟:旅对天子鲁休扬
3. 梁其钟:梁其敢对天子丕显休扬
4. 追簋(4219):追敢对天子覲扬

陈梦家先生已注意及此,并指出此数者“皆先后同时期器”^④,诚为卓见^⑤。懿孝时期的趯尊铭文(6516)曰“趯拜稽首扬王休对”,与此句式同类,仅“对”与“扬”的位置互为颠倒。然而西周中期至晚期早段很长时间内,这种特殊句式仅见趯尊一例;而到宣幽时期才突然增多,可见是一种流行时间很短的现象。

单述诸器铭文中,跋辞均占有很大的篇幅,类似的长篇跋辞在宣幽时期比较多见,笔者将其搜集列为表2(见下页)^⑥。

最后三器铭文不全,如果铭文完整的话,其形式应该与其余诸器接近。比较所列铭文,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跋辞,无论是词语的搭配还是语句的顺序,都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式。其通例为:“某作器,用邵格喜侃前文人(皇祖考),前文人严在上,翼在下,蓬蓬勃勃,降(授)余多福无疆,康覈纯祐通禄永命,眉寿綽綽,峻臣天子,灵终。”当然,不同铭文中词语的增减和先后顺序会有变化,但基本格局则大同小异。

① 饗鼎 1995年出于陕西咸阳,参看吴镇烽:《高祖、亚祖、王父考》,《考古》2006年第12期。

② 师道簋 1996年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铭文及器形参看李朝远:《师道簋铭文考释》(载李朝远:《青铜器学步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43-250页)。按:此器形制、纹饰与五年师旅簋极为相似,年代大约在孝夷时,李朝远先生定为懿王器,似偏早。

③ 参看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8期。按:此器与五年、六年珣生簋内容有关联,有学者定为厉王器,笔者认为应定于宣王。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265页。

⑤ 克盨和虢叔旅钟均为宣王器。梁其诸器的总体特征接近西周末年,李学勤先生指出梁其乃善夫克之子(《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31页),其说甚是。追簋的年代学者多定于西周中期,彭裕商先生根据其铭文字体及用语将其定为宣王器(《综研》,第470页)。按:彭说有理。追簋器身所饰夔龙纹多见于两周之际。

⑥ 此表所列诸器,晋侯苏钟目前有厉王、宣王两说,笔者倾向于宣王说。士父钟、駸狄钟、通禄钟的具体年代难以断定,上限或可到厉王,其余诸器均应在宣幽时期。

表 2 宣幽时期铜器铭文中的长篇嘏辞

器名	嘏辞
迷盘	用追享孝于前文人,前文人严在上,翼(翼)在下,丰丰(蓬蓬)彙彙(勃勃),降迷鲁多福,眉寿绰綰,授余康颺纯祐通禄永命,灵终。迷眈(峻)臣天子……
四十二年迷鼎	用享孝于前文人,其严在上,超(翼)在下,穆穆秉明德,丰丰(蓬蓬)彙彙(勃勃),降余康颺纯祐通禄永命,眉寿绰綰,眈(峻)臣天子……
迷钟	用追孝,邵格喜侃前文人,前文人严在上,丰丰(蓬蓬)彙彙(勃勃),降余多福,康颺纯祐永命。迷其万年眉寿,眈(峻)臣天子……
井人妥钟	用追孝、孝侃前文人,前文人其严在上,馘馘(蓬蓬)彙彙(勃勃),降余厚多福无疆……
梁其钟	用邵格喜侃前文人,用祈句康颺纯祐,绰綰通禄。皇祖考其严在上,馘馘(蓬蓬)彙彙(勃勃),降余大鲁福亡(无)昊……
晋侯苏钟	用邵格前文人,前文人其严在上,翼在下,馘馘(蓬蓬)彙彙(勃勃),降余多福……
虢叔旅钟	皇考严在上,翼(翼)在下,馘馘(蓬蓬)彙彙(勃勃),降旅多福……
善夫克盨	皇祖考其丰丰(蓬蓬)彙彙(勃勃),降克多福,眉寿永命,眈(峻)臣天子……
士父钟(145)	用喜侃皇考,皇考其严在上,馘馘(蓬蓬)彙彙(勃勃),降余多福无疆,唯康祐纯鲁,用广启士父身,勗于永命……
媼钟、馘狄钟(35、49)①	……[喜]侃先王,先王其严在帝左右,馘狄不羹(恭),馘馘(蓬蓬)彙彙(勃勃),降福无疆,媼[禄]……
昊生残钟(104)	用降多福,用喜侃前文人,用祈康颺纯鲁,用受……
通禄钟(64)	……授余通禄康颺纯祐,广启朕身,勗于永命,用寓光我家,受……

宣幽时期还有一些铭文中的嘏辞与上述诸器接近,但形式较为简略。见表 3:

表 3 宣幽时期铜器铭文中的短篇嘏辞

器名	嘏辞
小克鼎(2796)	用勺康勗纯祐眉寿永命,灵终
善夫山鼎(2825)	用祈眉寿绰綰永命,灵终
此鼎(2821)	此其万年无疆眈(峻)臣天子,灵终
追簋	用祈勺眉寿永命,峻臣天子,灵终
夔簋(4153)	夔其涇涇(熙熙)万年无疆,灵终灵命
微緜鼎(2790)	用赐康勗鲁休纯祐,眉寿永命,灵终
虢姜簋(4182)	用祈追孝于皇考惠仲,祈勺康颺纯祐通禄永命
蔡姑簋(4198)	用祈勺眉寿绰綰永命弥厥生,灵终
颂鼎(2827)	用追孝,祈勺康颺纯祐通禄永命,颂其万年眉寿,峻臣天子,灵终
不其簋(4328)	用勺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终
伯梁其盨(4446)	用享用孝,用勺眉寿多福,峻臣天子,万年唯极

与表 2 所列者相比,上述铭文主要是省去了“用邵格喜侃前文人(皇祖考),前文人严在上,翼在下,蓬蓬勃勃”这一部分,“降余多福”之后的一连串词语则改用“祈勺”等动词领起。如果将前者看作“正式版”的话,后者则可称为“简化版”。值得注意的是,“正式版”多见于编钟铭文中,“简化版”则多见于鼎、簋等器,说明这一时期的铭文文体可能因器类和用途的不同而发生了某些分化。

实际上,在厉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形式的嘏辞,见表 4:

① 郭沫若认为此二器为一套编钟中残余的两件,铭文可连读(《大系》,第 83 页)。按:因钟铭不全,作器者之名未出现,所谓“媼”、“馘狄”皆铭中习语,非器主之名。但从“先王”一词看来,器主应是一代周王,厉王、宣王的可能性均存在。

表4 厉王时期铜器铭文中的嘏辞

器名	铭文用语
五祀𩇑钟(358)	用喜侃前文人,前文人庸厚多福,用申圉(恪)先王,受皇天大鲁命,文人陟降,降余黄烝,授余纯鲁……
𩇑钟(260)	用邵格丕显祖考先王,先王其严在上,彙彙(勃勃)𩇑𩇑(蓬蓬),降余多福,福余顺孙,参寿唯利,𩇑其万年畹(峻)保四国。
𩇑簠(4317)	用康惠朕皇文刺(烈)祖考,其格前文人,其濒在帝廷陟降,申圉(恪)皇帝大鲁命,用𩇑保我家、朕位、𩇑身,陀陀降余多福,宪烝宇暮远猷。其万年𩇑实朕多御,用𩇑寿,勺余命,畹(峻)在位,作寔在下。
癸钟甲(246)	用邵格喜侃乐前文人,用𩇑寿,𩇑水命𩇑𩇑𩇑禄纯鲁,弋皇祖考高对尔烈,严在上,丰丰(蓬蓬)彙彙(勃勃),融绥厚多福,广启癸身,𩇑于水命,褒授余尔𩇑福。癸其万年𩇑角熾光义文神无疆𩇑福,用寓光癸身,永余宝。
癸钟乙(247-250)	用追孝𩇑祀,邵格乐大神,大神其陟降,严𩇑𩇑厚多福,其丰丰(蓬蓬)彙彙(勃勃),授余纯鲁通禄水命眉寿,灵终……
师夷钟(141)	用喜侃前文人,用祈纯鲁水命,用勺眉寿无疆……
叔向父禹簠(4242)	其皇皇降余多福繁𩇑,广启禹身,𩇑于水命

以上铜器除师夷钟可能早到夷王前后之外,其余均被定为厉王时器^①。试将表4与表2、3对照,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嘏辞与宣幽时期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长篇嘏辞多见于钟铭。一些宣幽时期流行的词语,如“邵格喜侃”、“前文人”、“严在上”、“蓬蓬勃勃”、“通禄”、“永命”、“𩇑”、“灵终”等,此时也已经出现。但仔细比较,会发现两个时期的嘏辞仍存在不少差异。为了让这些差异显得更加清晰,下面我们来对西周晚期嘏辞中一些常用词语作分别的考察。

1. 邵格喜侃

“邵格”一语最早见于西周中期偏晚的大师虢豆(4692),其铭文曰“用邵洛(格)朕文祖考”,同人所作的大师虢簠(4251)多被定为孝夷时器。“喜侃”一语最早见于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师夷钟,大约与之同时的鲜钟铭文(143)亦称“用侃喜上下”^②。此外,长安张家坡墓地 M163 出土的井叔钟铭文(356)曰“用喜乐文神人”,“喜乐”之义近于“喜侃”,此后未见,也应是较早的用法^③。宣王以前,“邵格”与“喜侃”多分别使用,“邵格喜侃”连言之例仅见癸钟甲(246);且该器在“喜侃”之后还有动词“乐”(癸钟乙亦曰“邵格乐大神”),而“乐前文人”之例在宣幽时期尚未见到。因此,“邵格喜侃”连用可能是宣幽时期特有的现象。

2. 前文人

“前文人”一词最早见于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善鼎(2820)和伯戎簠(4115)^④。前者铭文曰“唯用绥福,号前文人”,后者曰“唯用绥神,褒(怀)号前文人”,其形式均显得偏早。“前文人”在宣王以前虽然已经流行,但此时与之相当的词语还有“文神人”(井叔钟)、“大神”(癸钟乙)等等,用法没有宣幽

① 微伯癸诸器的年代争议较大,80年代学者多将其定在懿孝时期,个别器物下限或至夷、厉。近年来,不少学者主张将癸器主体向下拉到夷厉时期。如李学勤先生将癸鼎定为孝王,三年癸壶定为夷王,癸盂、十三年癸壶、癸簠、癸钟等器均定在厉王时(《庄白癸器的再考察》,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8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彭裕商先生将癸盂定为夷王器,而将其余癸器定在厉王时(《综研》,第354、403-406页)。按:癸钟正鼓部所饰的蜗状夔首象鼻夔纹多见于宣幽时期,铭文用语也与癸钟、癸簠相似,将其定为厉王器是合理的。

② “侃喜”一语又见于兮仲钟(65)、叔虢簠(4137),为“喜侃”之变例,比较少见。

③ 朱凤瀚先生将该器年代定于夷王前后(《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44页),其说可从。

④ 彭裕商先生推测善鼎年代应在夷厉时期,认为善鼎与戎簠铭文用语相似,年代应接近,且戎簠器主与穆王时的伯戎并非一人(《综研》,第387页)。按:彭说甚是。善鼎有“永宝用之”之语,多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金文,年代不会太早,伯戎簠可能与传世录伯戎簠(4302)为同一人所作。

时期那么统一。

3. 严在上,翼在下

就现有资料看来,“严在上”一语始见于厉王时的鞅钟和癸钟甲,但“翼在下”在厉王时期还没有出现。而宣幽时期除单独使用“严在上”外,还多见“严在上,翼在下”连用的形式。此外,鞅钟有“(前文人)其濒在帝廷陟降”之语,五祀鞅钟曰“文人陟降”,癸钟乙称“大神其陟降”,“陟降”之意实与“严在上,翼在下”接近,宣幽时期前者似已被后者取代。

4. 蓬蓬勃勃

“丰丰彙彙”又作“敷敷彙彙”,即“蓬蓬勃勃”,一般位于“严在上”与“降福”之间,厉王时期已是如此。鞅钟曰“彙彙敷敷”,两词互倒,为仅见之例,可能也是因为年代较早,用法尚未固定。

5. 纯鲁、纯祐

“纯鲁”一词最早见于长安县花园村 M17 出土的伯姜鼎(2791),年代约在昭穆时期,至西周中晚期之际开始流行,厉王时期多见。至宣幽时期,“纯鲁”似为“纯祐”所取代,仅昊生残钟(104)等少数铜器仍使用“纯鲁”^①。

6. 媼禄、通禄

媼辞称“禄”起于恭懿时期,有“媼禄”、“纯禄”、“通禄”、“百禄”等几种称法,以“媼禄”、“通禄”最为多见。“媼禄”一词始见于恭王时的墙盘^②,流行于西周中期晚段至厉王时期,在或者鼎(2662)、师酉鼎^③、癸钟(甲)等器铭文中均有出现。“通禄”一词始见于癸钟乙,目前在厉王时期仅见此例。至宣幽时期,“通禄”开始广泛流行,并取代了“媼禄”。

7. 康颯、康勗

“康颯”、“康勗”两词多置于“纯祐”、“鲁休”之前作修饰语,两者意义应接近,流行于宣幽时期,“康颯”较“康勗”更为多见。目前在宣王以前的铭文中还没有见到使用这两个词的例子。

8. 永命

“永命”一词亦始见于恭懿时期,如乖伯簋(4331)曰“用祈纯禄永命鲁寿”,应侯视工钟(107)曰“用祈眉寿永命”。此后直至春秋时期,“永命”始终流行于媼辞中,其组合形式以“眉寿永命”、“通禄永命”最多见。孝夷时器师道簋铭文中“恒命”一词,与“永命”同义,但极少见。厉王时期的癸钟甲、叔向父禹簋铭文中出现了“广启某身,勗于永命”这一短语,在宣幽时期的士父钟、通禄钟等器铭中仍能见到(此二器也可能早到厉王时)。另外,宣王时的番生簋铭文称“(皇祖考)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勗于大服”,与“广启某身,勗于永命”形式相近。

9. 绰绾

“绰绾”一词始见于癸钟甲,目前厉王时器仅见此一例。至宣王时期“绰绾”始广泛流行,多与“眉寿”连用,称“眉寿绰绾”或“绰绾眉寿”^④。春秋初年的晋姜鼎仍有“绰绾眉寿”,应为此语流行的下限。

10. 眈(睪)臣天子

陈梦家先生指出,“臣天子”之语始见于师俞簋^⑤。然“眈(睪)臣天子”一语目前仅见于宣幽时

① 春秋时秦公钟、叔弓钟(272)等铭文仍有“纯鲁”一词,应是对早期传统的沿袭。

② 墙盘铭文的不少用语均为癸钟所继承,除“媼禄”外,还有“犛角熾光”、“鞅福”等,显示了家族传统的延续性。

③ 师酉鼎为近年保利博物馆所藏,参看朱凤瀚:《师酉鼎与师酉簋》,《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1期。按:朱先生将该器定为恭王四年,笔者觉得有可能晚到孝夷时期。

④ 叔倬孙父簋(4108)、史伯硕父鼎(2777)称“绾绰”,应为变例。

⑤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89、265页。按:陈先生将此器定于懿王,目前学者多定为孝王前后。

期铭文中,宣王以前尚未见一例。

11. 灵终

“灵终”一词最早见于孝夷时期的师道簋,厉王时仅见癸钟乙一例,宣幽时期则大量流行,一般置于嘏辞句末。夔簋言“灵终灵命”,爰季良父壶(9713)言“灵终难老”,徐中舒先生指出:“凡金文言灵冬者,多为西周之物,而言灵命或难老者则多在春秋之世,此两器适为过渡时期之作”^①。其说甚是。

通过上文的清理可以看出,复杂的长篇嘏辞最早出现于夷厉时期(其中个别词语在恭懿时期已零星出现),但此时长篇嘏辞数量较少,形式也很不固定;而宣王时期长篇嘏辞开始广泛流行,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格式,并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词语和搭配。因此,如果我们将西周晚期视为金文嘏辞发展的高峰期,那么这一高峰期还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夷厉时期仅仅是“初步发达期”,宣幽时期才是“全盛期”。

以上我们从单述诸器铭文出发,对西周晚期铜器铭文中一些最为常见的习惯用语做了分类整理和比较。由此可以看出,宣幽时期铭文中的习惯用语在格式、用词和搭配上都与此前有显著的区别。在区分厉王和宣幽时期青铜器时,这一规律可以作为参考标准。最近,笔者在《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一文中指出,凡铭文中册命地点为“周康某宫”(或“周康宫某宫”、“周康宫某大室”)的铜器,其年代均不早于宣王十六年。以此为标准,通过铭文内容的系联,并结合册命制度的其他变化,可将善夫克诸器、此鼎、鬲攸比诸器、寰盘等重要铜器的年代定在宣王时,三年颂器则为幽王时器。而通过本文对铭文习语的分析,一方面为将克器、此鼎、善夫山鼎、颂器等纪年铜器定于宣幽时期提供了辅助证据;另一方面,一些无纪年或铭文不易系联的铜器,如师望鼎、追簋、井人妥钟、单伯昊生钟、梁其钟等,其年代亦可大致确定在宣幽范围内。由于篇幅所限,对于以上铜器断代的具体理由在此不能详细说明^②,笔者当另撰专文进行综合论述。

The Temporal Feature and Period Segmentation Significance of the Shanqiu Bronze Group

Han Wei

Abstract: The ritual phrases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Xuan and You, including glorification, praise and invocation, were obviously heavy in temporal color,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inscriptions of Shanqiu bronze group excavated at Yangjiacun, Meixian, Shenxi. This featur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nscriptions in former era, the reign of King Yi and Li. It can be used as a secondary criterion in period segmentation study of late Western Zhou bronzes. If we combine this criterion with the evolvement of appointment inscriptions during Xuan and You era, bronzes which belo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Xuan and You) can be distinguished more clearly from those belonging to the first half (Yi and Li).

Key Words: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 Shanqiu Bronze Group; Ritual Phrases; Period Segmentation Studies

① 《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第534页。

② 读者可参看前引彭裕商书及刘启益《西周纪年》(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笔者对很多铜器的断代意见与两书相同。